

呂大衛——家族承傳與教會禮儀

受訪者：呂大衛（下稱「呂」）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訪：今日就係 2013 年 9 月 12 日，訪問呂大衛，講吓你哋屋企，你哋呂氏家族同聖士提反堂嘅淵源，你講過啦，你哋一百五十周年嘅堂史度加埋個家族史嘅元素，令到聖士提反堂內容豐富啲。

呂：以我所知，喺阿爺嗰代開始就係返聖士提反堂㗎嘞，大約一九二幾年個年代。最初我都唔知點解阿爺會嚟呢個禮拜堂，直至我同你一齊去訪問阿叔(呂智信)嗰時，先聽到原來因為先施公司姓馬個家族，幫佢做嘢嘅，就帶咗佢返禮拜堂。由嗰時開始返咗禮拜堂，亦都帶埋阿嫲同佢所有嘅子女返禮拜堂呢度嘅。

我阿爺係有啲子女唔喺度。有喺度呢，有三個仔兩個女。我爸爸係最大嘅大仔，二仔就係呂智信，你哋訪問咗啦。最細嗰個叫呂保羅，經已唔喺度，喺一九八幾年，好早已經唔喺度。另外兩個姐姐唔係好 active。其實三姐姐都有嘅，喺禮拜堂婦女部等等都有事奉，叫呂麗英。另外二姐姐呂麗群係返咗內地，亦都有乜聯絡。

我係爸爸帶返嚟禮拜堂，我出世嘅時候係和平之後兩年度。唔知係咪嗰時嗰嘅夭折率都比較高，所以我出咗世之後，都有同我改名。因為費事啦，呢個人仔都唔知會唔會生存落去。所以我個出世紙個姓名嗰度係一個「／」，係乜嘢都有嘅。

訪：吓？咁得意？

呂：聽聞我喺聖誕呀…我喺五月出世，喺半歲度…喺十二月聖誕嘅時候，當時係鍾仁立牧師同我嬰孩洗禮。

訪：你 51 年出世？

呂：47，45 年打完仗嘛。47 年出世，應該係鍾仁立牧師同我洗禮，聽聞佢同我改咗個名「大衛」。好彩兩個字啫，如果改個「巴多羅買」就大件事啦，四個字唔知點算。後尾加個名，於是有一個「大衛」呢個字，之後一路用呢個名。所以我英文名都有點串中文譯音，就係 David 㗎啫。

訪：咁你啲兄弟姊妹係咪都用聖名去做？

呂：冇㗎，係得我㗎啫。

訪：咁你真係知道你爸爸點解有幫你改名呀？

呂：聽聞係咁講，我出世紙姓名打後係一個「／」嘛，你問一百個人都有一個係出咗世之後有咗個名㗎嘛。我係後加嘅名，咁就嬰孩洗禮之後，一路喺呢度(聖士提反堂)讀幼稚園，小學到咗中學。就因為當時呢度禮拜堂中學未落成，我就去咗老遠嘅聖馬可中學讀，跟住入教育學院，做咗老師，直至退休。

喺細個嘅時候都有返主日學，因為嗰時屋企人好關心我哋靈性培養，自細就帶咗我哋返主日學。就一班班咁讀上去，讀到進修班，即係準備做老師嗰隻。讀完之後，畢咗業都曾經教過主日學㗎，但係教過一段短時間。其實教主日學同做詩班嘅時間上有衝突，後尾我選擇咗做詩班，主日學就慢慢淡出，冇教主日學。但係我會喺畢業生團契度幫手，到依家都有。

訪：嗰時係咪你哋呂氏嘅全部子女都有返主日學，都好似你咁由幼稚園開始？

呂：我啲兄弟姊妹全部都有返，因為都住得近。但阿叔佢哋嗰啲(指子女)住得遠，冇返主日學嘅。但佢哋有返午堂崇拜，因為嗰時我阿嫲在生，啲子女都好孝順。一定星期日完咗 church 之後去飲茶，所以一定係指定動作。

訪：大家庭活動。

呂：係啦，指定動作。所以阿叔、我哋全部都會去一齊飲茶。

訪：咁不如再 trace 下少少，你對你阿爺或者阿嫲喺教會嘅生活有冇少少印象，或者知唔知道啲佢哋嘅事蹟？

呂：阿爺的印象就唔係好深刻，因為阿爺唔喺嗰度嘅時候我只係得四、五歲。淨係記得阿爺帶我去飲茶，一盅兩件有咩嘢食。佢睇報紙傾偈，我就…你知細蚊仔都係企喺張凳上面係咁搞嘢，咁印象唔係好深刻。阿嫲好虔誠嘅，佢返禮拜堂返婦女部都返得好足，個個禮拜都返。一路帶住我哋幾個孫返禮拜堂，每個星期日都係咁嘅。

訪：阿嫲叫咩名呀？

呂：阿嫲叫何安慰，安慰者個安慰。

訪：佢都係呢度洗禮？

呂：係呀，佢都係阿爺帶佢返嚟。阿爺返咗嚟聖士提反之後，就佢太太啦…跟住佢啲子女啦…都係嗰三幾年間洗禮㗎啦。年份就我唸禮拜堂會有紀錄，都係一九二幾年嘅事，打仗之前㗎啦。

訪：如果咁樣講，你家族裡面嚟講，都幾注重阿嫲個信仰堅持㗎。如果佢唔係要堅持禮拜日要返教會，之後先至飲茶咁…

呂：係呀，咁就散得㗎啦。我阿嫲係一個好 dominating 嘅人㗎㗎。你明啲啲婦女㗎㗎，再上一代啲啲婦女，佢話晒事㗎㗎。啲子女都唔敢逆佢意思㗎，差唔多你唔㗎都要話聲俾佢知，咁上下嘅。

訪：即係要同佢報到。

呂：係啦，差唔多咁情況，每個禮拜都好 stable 咁出現。

訪：唔淨係佢啲子女，仲有佢啲孫？

呂：孫就未必，因為佢同我哋住，同大仔住嘛，咁我哋一定跟佢㗎㗎。另外兩個阿叔，呂智信、呂保羅啲啲呢，就管唔到啦…咁遠。咁佢哋兩公婆㗎就 ok 㗎㗎，佢哋啲細路㗎唔㗎㗎，都唔係咁重要㗎。

訪：哦，所以啲陣就呂智信兩公婆、呂保羅兩公婆。

呂：佢啲細路都有㗎，但唔係我哋咁樣咁恒常㗎。冇參加主日學咁㗎，呂智信啲啲女都有做過詩班。但你諗吓做詩班係星期日比較晏少少，午堂係十一點開始㗎，我哋十點幾㗎到都 ok。但主日學唔係㗎㗎，主日學九點開始㗎㗎。佢哋住九龍啲邊遠㗎，佢就有上主日學。但參加午堂呀…詩班…啲啲都有，就有我哋大仔啲房咁恒常，我哋一定跟住阿嫲㗎㗎㗎。

訪：但你好似講過俾我聽，你阿爸又唔算好投入。

呂：唔係好 active 㗎㗎，間中佢禮拜堂都未必一定去，因為我阿嫲帶住我哋幾個，咁佢就算數㗎，你唔去就罷㗎，我帶你啲子女去咁就算，就唔係咁著意。同埋佢同佢住嘛，日日都見嘛。但另外啲兩個仔一個禮拜先見一次，所以佢可能比較著緊㗎，呢個大仔你唔返 church 都 ok 㗎，冇咁著緊，我覺得，佢帶住我哋一堆咁去㗎㗎。

訪：咁你有冇一啲你仲記得阿嫲佢對佢嘅信仰經歷，或者有冇一啲印象呀？

呂：一啲傳統婦女㗎，我諗佢未信之前佢都係拜神啲啲。佢跟阿爺信咗之後㗎，佢當然唔會再拜神，但佢都會參加好多佈道會。我好記得佢帶我去聖馬太堂，即係依家大笪地㗎度，佢晚上有啲佈道會之類。

訪：聖士提反堂有幫手搞㗎㗎。

呂：應該係呀，啲時我係細路仔，唔知㗎，跟住阿嫲去㗎度唱詩。你知啲時啲詩歌唔會派俾你㗎㗎，寫晒張大嘅白紙，揭吓揭吓咁唱歌呀，講吓故事咁。我要跟阿嫲去，因為阿嫲好錫我，佢去邊度我都跟住㗎㗎。

訪：淨係帶你一個？

呂：係，我啲妹未必帶，佢一定帶我。

訪：但佢就好 active 嘅，夜晚黑都去。

呂：夜晚，朝早去完禮拜堂㗎啦。夜晚食完飯八點鐘，佢又帶我去大笪地…上環嗰度…聽佈道會咁。

訪：係，就唔知當時個佈道會係邊度搞嘅？

呂：唔知㗎。

訪：因為我依家睇啲資料話聖保羅堂都有喺嗰度搞佈道會，但比較……

呂：應該係五幾年代嗰個時間…

訪：但聖士提反堂都係個個禮拜都喺嗰度搞…

呂：嗰時都有啲叫做晚堂嘅東西，但呢幾十年都有啦。聖士提反堂都有再搞啦，晚禱有啦，唔知點解，牧師會唔會再諗下就唔知啦。

訪：嗰陣就有呢啲夜晚聚會，但地點就唔係喺聖士提反堂，就喺…

呂：依家聖馬太堂個位置。

訪：咁對你嚟講有咩影響呀？你阿嫲對信仰嘅堅持，佢又咁勤力咁帶你一家人，你啲兄弟姊妹…你係大佬啦…你其他啲妹呀…一齊去有呢啲。對你家族嚟講，你阿嫲嘅信仰對你哋有冇咩影響呀？

呂：佢自己嗰個身教啦。佢自己係咁願意花時間，星期五又去婦女部，禮拜日又返禮拜堂，晚上又去佈道會。咁我跟住佢呢，唔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我自己覺得最大嘅影響係個執著啦，譬如我一路做詩班、做侍從。

喺呢個少年時代，喺中學，應該係開始事奉嘅時候啦。但一到 form5 考會考，你會知道個毀壞去到咩程度㗎啦，成班…譬如十個可能有八個，因為考試…唔返，然後就唔見人㗎啦。呢個我見好多，但我冇，我考會考我都繼續返，直至依家。我有話因為要讀書我就唔返禮拜堂啦，告假一個月，兩個月咁。因為你告假一兩個月呢，就會離開㗎㗎啦。我唔知依家啲人會唔會都返得返嚟，但我知道九成九都散咗。所以有好多同我同期嗰啲詩班，一去到嗰個 form5,6 年代就有咗，係好可惜嘅事。但我自己唔覺得我需要咁做，咪繼續返。過咗嗰個年代啦，出嚟做嘢就更加可以繼續返，所以冇停過。

訪：嗰種堅持聚會……

呂：同理一路冇停到呢，有好多嘢變咗。最有經驗嘅就係我，因為冇其他競爭

者嘛。譬如你有十個訓練咗嘅侍從，咁個個都喺度都未必輪到你㗎啦。但唔係喎，十個有九個都走咗，得返你喺度，咁你咪要傳承落去囉。將啲嘢傳去下一代囉，咁傳傳吓你變咗做師父呀，咁囉，我諗係咁解囉。

訪：你要幫手教人啦？

呂：係啦，幫手教人。

訪：咁你又講吓，你呂氏家族裡面，仲有咩人喺教會叫做 active 啲嘢？

呂：其實我對上一代啦，我爸爸就唔 active 嘅，我嗰兩個阿叔 active 啲囉。嗰兩個阿嬈都唔係好 active，到我嗰代啲兄弟姊妹，我 active 啦，另外我個妹依家都有返樂齡團契，佢都 active 嘅。

訪：你個妹叫咩名呀？

呂：易呂天真，另外呂兆衛啦。

訪：呂兆衛係？

呂：我細佬，我六個兄弟姊妹。我哋三個比較 active，其他嗰三個有咁 active。其中一個家姐住喺牧愛長者中心度，喺牛頭角嗰度。另一個妹唔喺度啦，佢嘅職業都係喺聖士提反堂中學做職員，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先幾年因為病就唔喺度。

訪：佢都係喺聖士提反堂大，跟住喺中學度做嘢？

呂：禮拜堂方面少啲參與，最多參與就兆衛，我同埋頭先講嘅天真，三個。

訪：你估計大家係咪都係受阿嫲影響？

呂：其他我好難講，天真就細我有幾多，都可能受到影響啦。但我細佬就細我十年，就唔係我阿嫲揸咗孫嚟。佢自己可能…佢睇到我哋個事奉，或者…唔知點，佢返咗嚟，亦都做侍從。嗰度佢得到好多發展機會，禮拜堂都俾好多機會佢幫手，譬如做堂慶主席呀…前一兩年…咁等等。所以佢依家一路都好 active 嘅，之前廿幾年前就未 active 嘅。

訪：即係兆衛都係近年…

呂：近十幾年啦。

訪：咁呂智信同呂保羅喺聖公會或者喺聖士提反堂嘅事奉，你會唔會有印象呀？你記唔記得？

呂：佢哋做咗邊幾個部呢？咁呂保羅就梗係詩班啦，佢一路做詩班長。呂智信我就唔係好知佢做邊一部。但佢哋兩個一路都做牧區議員。咁呂保羅…我呢個五叔呢…就喺教育方面幫聖公會幫好多。嗰時係張榮岳副會督，佢未過身之前處理好多聖公會開辦學校等等嘅東西。我阿叔好幫佢手，一路俾意見佢，因為我阿叔係政府學校嘅校長，所以好多嘢比較熟悉啲，可以幫到當時張牧師。

訪：其實佢係全職教書，做校長，不過佢義務上當張榮岳…嗰陣時叫牧師，要幫手起好多聖公會學校嘅時候啲行政呀？

呂：係呀，六七十年代嗰時，一路陸續好多新學校落成，咁佢幫手去處理啲嘢。但處理咩嘢，我就唔係好肯定，唔係好知，總之有關學校方面嘅嘢。

訪：咁佢係屬於張榮岳點佢去做嘢，定係佢係參加某一啲聖公會某啲教育委員呀？

呂：嗰時有咁多委員會嘅，我諗張榮岳係呢度牧師嘛，咁知道佢係校長咪搵佢幫下手咁囉。因為以前唔係太多學校之嘛…嗰時，變咗要搵人幫手籌劃呀，我阿叔喺嗰個時候幫佢手。

訪：咁呂智信就唔清楚？

呂：呂智信佢本身係政府…依家叫食環處…嗰陣叫衛生署嘅幫辦，我唔知道當禮拜堂申請某啲牌照呀，或者嗰樣可以幫下手啦，我唔知喇…呢樣，我太細個啦。

訪：你個 generation 就你同你個妹同你細佬參加多啲，咁再下個 generation，即係你個仔嗰班呢？

呂：跟住到第四個 generation 啦喎…我係第三嘛…第四代我個仔嗰代，咁我個仔都有返詩班，佢冇返主日學，佢返詩班。到考試呀…大學嗰個年代，就疏離咗。後尾結埋婚、生理仔就比較少返啲。我一個仔、一個女嘅，我個女就一路有幫手做司琴，依家都有嘅，差唔多一個月一次度，輪值做司琴。

咁我細佬亦都係一個仔、一個女，兩個又係有返主日學，但都有喺音樂上事奉，同埋都有做侍從。佢個仔依家都有喺午堂彈小提琴伴奏，同做侍從。個女就去咗外國讀書，返嚟度假嗰啲時間，佢亦都有幫手做侍從，唱吓小詩班嗰啲位。

另外個妹天真，佢就有細路嘅。所以第四代就係咁。因為另外我仲有個妹，佢有個仔嘅，佢自己都有返啦。佢自己個仔亦都有返啦，應該未洗禮添，依家過咗美國讀書。另外我有個妹…唔喺度嗰個呢，佢有個仔…同我個仔差唔多年紀嘅，都有咩喺禮拜堂嗰度。我家姐冇結婚，所以冇細路。所以，我哋第四個 generation 五個孩子，暫時係得我個女，同兆衛嗰兩個，又係三個有返嚟禮拜堂事奉囉。第五個 generation 就我個孫啦，咁因為我個仔唔返，咁佢都有得返啦，

咁暫時都未喺禮拜堂有咩 active。

訪：咁你環顧聖士提反堂同呂氏家族嘅關連？

呂：因為我哋姓呂，同另外幾個家族喺聖士提反堂都係有一啲親戚關係嘅。

訪：邊幾個家族呀？

呂：一個就姓黃㗎啦，就馬可叔叔個家族。因為我嗰個姑丈，即係呂麗英嘅 husband 就係佢哋家族嘅三哥。

訪：哦，佢係馬可嗰個代…

呂：馬可個老豆係大哥。

訪：馬可個老豆？咁呂麗英係三哥嘅…

呂：三嫂囉，三哥個老婆㗎嘛。

訪：即係佢係馬可嘅再上一代啦㗎？

呂：係呀。

訪：係咩？

呂：因為馬可個老豆係大哥。跟住第二個係一個家姐，佢嫁姓徐嘅，咁有一班姓徐嘅家族，佢係依家走晒喇。第三個就我姑丈喇，第四個就係李國器校長個太太。

訪：李國器個太太又係姓黃，同馬可有關係，係咪？

呂：係喇，咁馬可個大哥有一個仔、一個女…好似係，個女都有返嘅，但係冇乜嘢做嘅。咁第二個個嫁姓徐啦，生咗幾個…叫徐儀興…等等。以前喺禮拜堂非常 active 嘅，做主禱員呀…詩班等等。後尾有啲過咗身，有啲冇返嚟咁樣。

到第三個就我姑丈，就呂麗英個 husband。咁有兩個仔、一個女，以前喺禮拜堂好多事奉，主要係詩班嗰方面。因為佢嘅新袍…呂麗英嘅新袍係呢度嘅 organist，琴師㗎嘅，同我哋好熟㗎啦…當然。另外第四個就係李國器校長嘅太太，佢有細路嘅。所以姓呂同姓黃嘅呢家呢，經已係好多人㗎啦。

訪：哦，咁姓黃嘅一家有咩人仲喺度？

呂：依家有乜啦，間唔中有返啦。李國器間唔中有返啦，馬可叔個妹間中返，其他有咩喺度。所以譬如有時姓呂或者姓黃有啲飲宴，有咩風吹草動，個詩班

唔見咗一半呀，好好玩嘅。

訪：嘩，因為大家都 active 嘅詩班個事奉多啲？

呂：係啦。

訪：有趣㗎，咩年代呀？個詩班最 active…

呂：六十年代度啦。

訪：邊幾個呀？你意思係話，呂氏就你啦，呂保羅啦…

呂：係啦，譬如詩班個度啦，仲有姓徐個個家族、姓黃個個家族…等等

訪：所以都係好近嘅。教會嘅淵源有啲姻親關係，所以其實係幾個家族嘅詩班個度…

呂：主要詩班啦，因為詩班禮拜日有崇拜嘅時候啲人少咗好特別㗎嘛，做咩唔見咗一班姓呂姓黃嘅呢？當然唔係常見，但一有嘅時候啲人又會話：「咦？冇咗一班人嘅？」譬如有啲人去咗潛水呀，或者咩呢，又有一班嘅人咁。

訪：如果有一啲家族性嘅聚會呀，活動撞期嘅時候呢，就會有好大影響啦？

呂：影響㗎。

訪：明白。咁我問你嘞，頭先問關於呂氏家族嘅淵源差唔多㗎嘞。問返你自己啦，你有啲咩動力令你由細到大到成家，你都返咗幾十年聖士提反堂？有啲咩嘢令你有呢份堅持呢？

呂：我頭先講過呢，睇到阿嫲嘅影響，真係風雨不改嘅，點都返去。另外我中學會考嗰段[時間]我冇離開過。過咗嗰段時間之後，我覺得喺星期六練詩或者返教會係理所當然嘅嘢，我會將佢排第一。當然，如果有旅行或者咩嘢，一年裡面間中一次半次都會有。但如果我喺香港嘅話，我係將佢擺第一位，一定係返禮拜堂。邊個約都有得傾㗎啦，一定返禮拜堂先。你約我食飯或者飲茶或者 whatever，之後啦。下午之後仲有好多時間㗎，嗰啲時間去做比較適當啲。每個 Sunday 嘅朝早，我覺得我都要返 church 去敬拜神。

訪：呢個就係你 set 咗嘅 priority？

呂：係呀，一路都有話：「哎呀！今日不如唔好返禮拜堂啦！」未諗過呀…呢個問題。反而係打大風，返唔返得呢？有冇車搭呢？係呢個問題，就唔會話「瞓晏啲啦！」唔會。我覺得你 once 養成咗呢個習慣…又唔係話神聖到咁樣啦，係一個習慣都唔定啦…我唔知啦。一定係話：「呢日我一定要返禮拜堂。」同埋都係返聖士提反堂㗎，唔係 any church 㗎。我試過搬去好遠東涌住呢，咁試下去

嗰度嘅禮拜堂，始終都唔係好習慣。試過幾次去其他 church 都唔係好習慣，因為去唔係去訪問佢。兩回事嚟㗎嘛，譬如我曾經想過話：「我喺聖士提反堂某幾個禮拜呢，我有咩 duty，我不如去下其他禮拜堂觀摩下佢哋個崇拜係點啦。吸收吓經驗，取長補短㗎。」呢個係啱嘅，但我暫時未有時間做到囉。但譬如你話：「我唔返聖士提反堂喇，遠得擠…個遠字呀，不如返近啲，或者去第二間教會啦。」我覺得唔自然嘅，我都試過喺海怡住嗰時，樓下就係浸信教會，又試吓去啦，都唔啱嘅。

訪：係邊方面呀？啲禮儀？

呂：禮儀呀…各方面，個 rundown 等等，完全唔 comfortable 嘅，但係返到嚟好似…真係話齋…在我父家裡㗎，好開心好 warm 嘅感覺。

訪：係，咁你返咗聖士提反堂幾十年啦，你覺得教會有冇咩特別嘅大事或者轉變你係有深刻印象㗎？

呂：個轉變，係我睇到係最大嘅不同，係牧師對教友個親近呢個問題。因為以前牧師可能會 take care 一啲比較特別嘅教友，佢對其他嗰啲嘅關懷度唔係咁足㗎啫，我覺得。

訪：邊啲係比較特別嘅教友呀？

呂：有錢呀…大粒啲囉，佢哋一定會傾偈呀…或者飲茶呀，會有啲班底㗎啦。咁我哋聚集之後，呢個牧師都唔會話點樣寒暄問暖咁樣囉。我自己嘅感覺啦，可能佢有都唔定啦。但依家唔係㗎，依家牧師係會探訪每一個受咗洗嘅教友㗎。依家係咁玩法嘅，係好唔同嘅時候呢。係個牧師對一般教友嘅關懷依家做得好㗎，以往我覺得唔係太足夠。可能人手嘅問題啦，以前得一個牧師，依家三個，做得嘢嚟都比較方便啲。因為如果你得一個牧師，你牧養咁多個教友可能連個名都唔知。但依家唔係，依家好熟嘅。呢個我諗係好好嘅轉變，呢個唔係怪佢咩嘢，係一個時代嘅問題囉。因為我最深刻印象，係我哋喺換物會有義工食飯，舊年有冇食過呀？

訪：冇呀，食雞飯㗎嘛。

呂：食雞飯，大家冇乜所謂啦。但唔係嘅，啲嘉賓呀…牧師有另外飯餸嘅，咁我嗰時覺得點解會咁㗎呢？大家一齊食雞飯都好開心㗎啦，點解佢哋另外嘅？唔同煮嘅飯餸㗎呢？依家有啦，依家一齊食雞飯。

訪：食雞飯唔係你哋傳統嚟㗎咩？

呂：係呀，但係有一班。我成日 emphasize 一樣係。一啲特級嘅東西，以前係有嘅。但依家有啦，咪一齊食雞飯囉，冇嘢㗎，食飯之嘛。以前喺房仔入面呢 set 一張枱，啲牧師呀…VIP 食唔同嘅嘢囉。

訪：哈哈，你幾時發現㗎？

呂：不𨵿都有㗎啦，呢啲係十幾廿年前嘅東西㗎嘅，我覺得點解佢哋會特別，唔同㗎呢？個心諗：「不如入去夾兩舊囉，梗係靚嘢㗎㗎嘛。」依家唔係啦，全部雞飯。即係你問返我以前同依家個啲禮拜堂嘅情況，我有咁嘅感受。

訪：你講開啦，我有少少敏感，我想嘗試了解多少少。我都知有時同你做吓啲訪問，或者出吓去一啲地方，發現個個教會嘅教友嘅階層，個經濟階級都幾唔同㗎㗎。我去過探住公屋嘅滿姐啦，佢喺度講佢喺度做工友，但佢都係呢度嘅會友，教友。咁我就想問吓呢，其實喺你嘅印象裡面，頭先講嘅例子就係換物會嘅，你見到嘅情況啦。喺你印象，當個教會咁大，但其實裡面經濟能力嘅差距可以咁懸殊嘅時候，你其實有咩觀察或者體會呀？

呂：喺五六十年代，其實都有幾個啲經濟比較好嘅教友…即大闊佬，當然牧師係好著重佢哋啦，有咩籌款佢哋都身先士卒咁去捐錢呀…呼籲呀…等等啦。但近呢十年八年，好似有咩邊啲目標人物啦，唔係話有特別有錢啲。所以有陣時去呼籲捐錢嘅時候，都未必學得以前咁樣，一個兩個就搞掂咁樣。所以，做牧者我覺得喺個個時間呢，你馬住啲啲類嘅人都無可厚非。你靠佢哋㗎，有咩事，你唔靠佢搞掂點埋單呢？但係依家普及咗㗎啦，冇話特別好大嘅有錢佬啦，所以個個經濟都唔係話完全可以 balance 到，都要靠其他捐助或者租金收入等等。即係，淨係捐錢個度呀，係未必夠個開支，要靠其他嘅東西，都係會睇返啲教友日常每個月嘅捐獻等等啦，有啲比較真係好少嘅。或者喺大堂呼籲吓佢哋盡管家嘅責任，個捐款作多少嘅修改咁啦。咁先排都做過啦，真係多咗差唔多 20% 度。係有回應嘅，你每人捐多二百，我哋就可以比較 meet 到個 target 啦。都係靠呼籲啦，就唔係話 abc 三個有錢佬搞掂晒，就唔係咁樣。

訪：所以呢度都保持比較平民啲…就唔係…

呂：平民咗好多啦。

訪：比以前……

呂：我覺得平民咗好多啦。

訪：啲有錢嘅教友走咗呀？

呂：唔喺度啦，有啲移民都有啦。但係其他比較熱心嘅都有，你睇返啲周刊佢哋嘅捐獻呢，都係唔錯㗎。亦都有啲我哋知道佢做咩職業㗎㗎，但佢嘅捐獻可能係二三百咁樣，你可以做啲咩，你唔通話比佢聽：「你搵咁多錢，做乜捐咁少錢呀？」你唔可以咁樣㗎㗎。都係呼籲吓，等佢自己覺得：「我都係應該關顧教會多啲㗎。」咁囉。

訪：咁你有冇話對邊個牧者有特別深刻嘅印象呀？

呂：我係經歷過幾個牧師啦。以前嘅張榮岳牧師同埋曾國偉會吏長啲啲呢，唔係咁多嘢傾嘅。去到呀王牧師，比較我深刻印象啲，因為係王牧師呼召我返禮拜堂幫手嘅。

訪：適逢你退休？

呂：啱啱我退休，咁佢需要人幫手就啖咗我返嚟，亦都係好關注我工作嘅情況呀，等等啦。當然依家葉牧師都有好多空間俾我去發展嘅。但你講比較深刻啲印象，係王健華牧師。

訪：佢鼓勵你返嚟呢度事奉？

呂：因為嗰時有個幹事離咗職，個幹事喺呢個禮儀呀…侍從方面都係我跟佢嘅，差唔多係我師父咁擠。佢離咗職之後喺教堂方面嘅禮儀，侍從方面有咩人可以跟進。咁佢又係啱啱樂齡詩班嘅指揮，佢有幫手教樂齡詩班唱詩嘅，咁佢走咗之後冇人教啦。呢兩樣嘢都係好需要搵人去幫手做囉，咁啱我嗰年退休，嗰時 07 年呀。嗰個同事就 07 年 5 月離職，咁我未得㗎嘛，我 7 月先放暑假㗎嘛，咁嗰段時間王牧師就打電話俾我啦。三顧草廬，咁就叫我返嚟幫手咁。

其實之前我都講笑咁講，第日我退休冇咩好做，睇吓有咩幫吓手啦咁講吓。點知真係要我幫手呀，咁於是喺 07 年 8 月，冇暑假放啦…嗰年。由 8 月開始返嚟禮拜堂幫手，其實係做一個義務幹事，變咗返工就唔會跟其他 staff 咁朝九晚五，冇咩 duty 咁。主要係牧師 assign 比我嘅工作囉。我嘅工作，除咗係樂齡詩班之外，主要處理結婚啲 document 啦，同埋係詩班呀…侍從呀…有關聖壇方面嘅 back up, advisor 嘅工作囉，所以我返三日都足夠。

訪：咁你做咗義務幹事之後，你睇返同你之前參與聖士提反堂，同你依家參與義務幹事工作半職啦，有冇啲唔同嘅感覺，或者對認識聖士提反堂唔同咗？

呂：都有咩太大嘅分別嘅…其實，都係做啲啲嘢囉。

訪：多啲係指聖樂…呀詩班…？

呂：係呀，一樣啲啲嘢，不過就返樂齡詩班，咁我變咗係要做全部嘅工作㗎啦，就唔係話我返又得、唔返又得啲啲㗎啦，譬如做指揮嘅時候，你唔能夠缺席㗎嘛。

訪：同埋之前嘅準備功夫。

呂：係呀，準備功夫都做好多㗎。

訪：咁最後嘅問題啦，問返呢個關於你嘅專長 - 聖樂部份。你睇喺聖士提反堂喺聖樂方面嘅事奉…你有咁耐歷史啦，你睇其實呢幾十年有冇咩特別嘅轉變呢，或者你點睇你哋自己嘅定位呢？

呂：以前喺五六十年代個 choir 個水準係好高。

訪：嗰陣時係去大會堂嘅表演呀。

呂：係呀，出去表演㗎，但係跟住…

訪：但係嗰陣係邊個做部長嘅時候呀？

呂：胡敬德醫生。

訪：胡敬德醫生同胡素貞佢哋有冇關係㗎？

呂：我唔係好清楚啦，應該都可能有關係㗎。

訪：胡氏家族，就係喺聖保羅堂㗎嘛。

呂：另外姓胡嗰個我唔係好清楚。

訪：因為佢哋話胡國棟再早期㗎嘅。胡氏家族係來自聖士提反堂㗎嘛，呢個我聽人講。

呂：因為胡敬德做部長嗰時，我都係年青人，都唔係好知道佢家族嘅東西。我記得佢係做部長，同埋以前我哋嗰啲指揮全部都係啲音樂家㗎㗎…差唔多。

訪：嘩，點解搵到？真係佢哋自己 train 㗎係音樂人才？

呂：佢哋係讀音樂㗎。

訪：哦，邊幾個？

呂：我最記得一個叫何司能，你有冇聽過？

訪：聽過。

呂：佢宜家唔知退休未，喺 BBC 做音樂嘅東西，亦都係喺香港 Royal School of Music 嗰啲考官呀，好勁嘅人啦。佢專長係 German music 嘅。另一個叫李森，森林個森，呢啲又係啲音樂家㗎嘅。變咗我哋本來唔識音樂㗎，跟佢哋學吓學吓就唱到啲四部呀，甚至做埋指揮都得。我唔識音樂㗎…其實，跟吓跟吓佢哋就 OK 啦，但係跟住…

訪：係五六十年代就好…

呂：應該係六十年代度啦，我讀中學嗰啲年代。六十年代，嗰陣時好犀利，咁

之後佢哋有啲過咗外國，有啲離開咗，去咗唔知邊啲禮拜堂。咁自己處理啦，我都要出嚟做指揮啦，水準咪大跌囉…下嘛。我呢啲咁嘅茄哩啡都要幫手指揮咁，咁啲水準當然有咁高。咁呢十年八年好返啲，at least 我哋個指揮係音樂老師，呀鄭守宇係音樂老師嚟嘛，有一定嘅水準啦。但係講詩班嘅質素呢，反而係一般啦…我自己覺得。

訪：點解呢？

呂：啲人其實可能唔係太識唱呀，又未識睇譜呀，學嚟學去都咁上下。咁變咗進步唔係幾大囉…依家個 choir。以前可以好快脆練到首歌，依家就要花多啲時間咁樣。

訪：係，其實依家聖樂方面就…

呂：依家個教嘅同埋 supportive 嘅，譬如 organist，我哋有八個。

訪：哦好多喎。

呂：有啲禮拜堂係一個都有嚟喎，要問人借嚟喎。我哋有八個 organist，咁指揮又係正式嘅音樂老師嚟喎。但反而啲啲詩班個水準就比較參差啲囉，我睇到就，希望佢哋有進步啦…

訪：咁你會唔會有壓力呀？你係呢度義務幹事啦，你身份係要去發展呢度嘅聖樂事工。

呂：都有嘅，因為我哋幹事要去入組個度做 supportive 嘅嘢。所以喺侍從、詩班我都有份開會，咁發展個方面呢，我哋都係退居二線嚟啦。等佢哋自己去做，做一個 supportive 俾意見嘅東西啦。

訪：哦，等部長呀，詩班長佢哋負責多啲？

呂：係呀。

訪：其實喺呢個就係 high church 或者 low church？唔係 high church？

呂：呢個其實都 low low 啲嚟啦。

訪：你 low 得嚟都叫做比較傳統聖樂嘅…

呂：唔 high 㗎，都唔 fig 香。fig 香先 high 㗎。

訪：你聖士提反堂俾人個感覺都係一百四十幾年呀，係一啲無論喺聖公會又好，喺香港教會嘅崇拜形式都係比較傳統少少，或者比較禮儀性多啲。著重聖樂，同依家打 band，或者年青人團契崇拜嘅方式好唔同啦。其實你點樣睇聖士

提反堂嘅音樂事工個定位呀？

呂：其實我哋細個跟屋企人嚟禮拜堂呢，都係聽返大詩班唱 classical 嘅東西。自細咁聽㗎啦，唔會話好似依家年青人話：「唔鍾意聽呢啲，我要打 band 要 bing bing bang bang 先開心。」我哋嗰時冇呢樣嘢㗎，聽啲啲咪聽啲啲囉，好似依家古典音樂都多人欣賞㗎。不過就話依家呢啲鍾意打鑼打鼓咁，可能有段時間佢哋會鍾意㗎，咁但係到咁上下年紀佢哋又會唔會又去聽返古典音樂呀？各方面係點呢？呢個唔知啦，因為佢哋都未到呢個年紀。但我都好擔心再過十多年，我哋呢啲 music 仲有冇人去欣賞呢？會唔會用大鑼大鼓啲啲去取代晒呢？好難講。

訪：有好多教會都已經取代中。

呂：因為唔係淨係聖公會呢個問題㗎，就算外國都係打 band 嘅，佢哋會話點解外國打 band 又得香港唔得呀咁。

訪：年青啲嘅教會都係比較…

呂：咁會唔會喺若干年後將傳統嘅掉晒呢？咁呢個唔知啦。但我始終就係話，我哋會俾機會佢。呢一年可能會有四次度嘅 service，俾佢哋用 modern music 嘅，但 part of service 咋㗎，唔係成個㗎。有一段時間。但俾佢發洩一吓之後，咁又要第二個禮拜監佢聽返一啲佢唔係咁鍾意嘅傳統音樂㗎，咁之後會點呢？

訪：點解會有啲一年四次嘅？點樣㗎㗎？

呂：其實嗰個跟崇拜嘅安排，因為其實我哋依家有兩類，一個叫早禱，一個叫聖餐。早禱呢，佢出咗第二式嘅早禱。所以早禱有兩種，一種係普通嘅公禱書嘅早禱，一種係第二式嘅早禱。咁聖餐又有兩種，一種係公禱書嘅聖餐，一種叫第二式嘅聖餐。咁四個禮拜就齊晒㗎。咁第五個禮拜做咩呢？第五個禮拜就會嘗試俾啲青年音樂落去㗎，所以第五個禮拜會加插一啲咁嘅元素㗎度。但因為我哋個聖餐要推行某啲嘅 music，所以我哋近呢兩三年度，將早禱嘅第二式都改埋聖餐第二式。咁變咗一個月有兩次聖餐第二式，一次聖餐第一式，同一次早禱第一式。冇咗第二式，咁到第五個禮拜先出嚟，咁就夾雜咗啲青年啲啲詩歌落去咁樣。於是佢哋有第五個禮拜呢，有十五分鐘度唱佢哋啲啲歌㗎。其他教友初初都唔係好慣㗎，企喺度唱 n 次㗎嘛。你知㗎，啲字唔係好多㗎㗎，但唱㗎唱去，可能唱十次八次咁。

訪：我都參加過。

呂：你話普通我哋傳統 music 唔係㗎㗎，你跟住本書唱三四次，全部唔同嘢㗎㗎，同埋當然佢哋用 keyboard 呀…結他、鼓啲啲去打㗎。

訪：嗰班青年人嘅班底係咪民歌隊啲啲？

呂：民歌隊啲嘅，我哋有民歌隊嘛。咁因利成便，你哋鍾意玩咪俾你哋玩吓囉咁。其實好多教堂都係面臨緊呢個問題㗎。青年嘅要求係點呢？你放得佢打鑼打鼓，佢可能打一世㗎㗎。咁舊啲嘅點樣傳承落去呢？呢個我都唔知呀。到四五十歲佢都打鑼打鼓，佢唔轉返你 tradition 嘅嘢咁點搞呢？

訪：係呀，會有機會淘汰。

呂：冇咗咁點呀？呢個本來好靚嘅一啲禮儀嘅 music，或者其他嘅東西，咪化為烏有囉。所以啲教會教堂都係諗緊，譬如有啲話另外開多個 service 俾佢囉，禮拜六晚堂呀俾佢囉。有啲教會經已係咁樣，但就唔好影響平時 Sunday 嘅運作，呢個都係要傾…要思考。

訪：嗯，咁譬如你覺得，因為呢度嘅民歌隊又係做得好出色㗎嘛，下個禮拜我會訪問余永俊啦。我想問吓有冇咩你見到嘅合作空間，或者有冇啲咩張力存在？同你哋比較傳統呀，或者源遠流長嘅聖樂。

呂：余永俊就係啲八個琴師之一㗎嘅，OK 嘅。不過佢亦有作曲呀，啲啲 modern music，我覺得佢哋係…等如你食西餐定食中餐之嘛。你可以兩樣都食㗎。但你唔可以冇咗西餐，淨係食中餐㗎嘛。咁其實喺嗰度再調整一吓，可以兩者並存囉。你要後生嘅去認識舊嘅 music，唔係點去承傳呢？唔通你話依家廿一世紀啦，耶穌咁舊我唔要，要新嘅東西呀。唔係咁㗎嘛，一路傳落嚟㗎嘛，你會有新嘅去調節一下，但唔係主流㗎嘅。

我自己覺得，主流都係喺舊嘅 music。你唔同咁地方有唔同嘢，你去到非洲跳跳紮都得㗎，有所謂㗎。但你有返舊嘅 music 一路傳落去囉，呢個唔係受到後生仔啲咩嘅影響，佢自己都要學習㗎。我自己都學習過，譬如我哋細個嗰時跟大人去禮拜堂，鬼知個牧師講乜嘢。你哋唱咩頌我哋識鬼咩，咪坐喺度玩玩具摺紙仔之嘛，係嘛。咁搞吓搞吓聽得多啦，使徒信經識念㗎㗎，主禱文好快識念㗎㗎，識唱啲頌㗎㗎。到十幾歲做埋詩班係完全冇問題㗎，呢個係一個都係要諗吓，好似小詩班，你知有個小詩班入唔到大詩班。

訪：點解呢？

呂：佢哋又話怕羞，又冇 friend 呀，其實到咁上下大個，就轉大詩班㗎嘛。我哋嗰時都係咁㗎，早堂詩班嗰時我哋年輕啲嘅好多都係做早堂詩班，到咁上下我哋好多都轉咗做午堂詩班。你梗係有個成長嘅階段㗎嘛，點解會斷層呢？小詩班同大詩班依家係斷層，點處理呢？講咗幾年都講唔掂，叫啲少女：「你嚟唱一音啦」，唔制。

訪：即係佢哋…

呂：唔制。

訪：對個群體唔熟識…

呂：我哋嗰時邊度有㗎啫，都係一次生兩次熟，好快脆搞掂。但點解依家小詩班，你本來唱到 form1,2 之嘛，你唱到大學都仲唱小詩班？但叫佢唱大詩班呢，佢又唔制呀。唔制，冇嘢㗎，咪走囉。流失咗㗎啦，係好容易嘅事，呢啲真係唔知點去處理，諗唔到啲好方法。

訪：即係依家係有少少斷層，嗰班人唔可以承接到落去，成個聖樂嘅傳統，或者係大詩班嗰個聖樂事工？

呂：㗎。

訪：明白。都係嘅，呢啲掙扎係可以理解，差唔多啦，唔該晒你。

呂：唔好客氣，完成。

(訪問完)